

淮河两岸

行走荆山峡

□徐琦文/图



荆山峡

小涂上原来有一座文笔峰，是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七层砖塔。

通往小涂山的山顶没有路可寻，躬下身钻过一段低矮的石榴树丛和一片农夫的桃园，面前是荆棘丛生的山坡，嶙峋突兀的岩石被满坡的棘针草和藤蔓枝条缠绕，山坡成片的仙人掌恣意生长，紫红的花托含苞待吐。我拨动草从寻路的声响，惊起山巅树枝上成群的飞鸟，一只土黄的树獭迅速从草里跑出，又钻进矮草中不见了踪影。很久无人到达的山巅荒草密集，在坑坑洼洼的乱石丛莽里，几处废弃的石砾堆里，能捡到零星的黑色瓦片，残破的瓦片厚如手掌，掂在手中能感到明显的重量。

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的时候，文笔峰的名字还叫镇风塔。明朝初年，风水学兴起，各地镇水建塔之风盛行，那一年，小涂山的山顶也耸立起一座风水塔，《怀远县志》记载，文笔峰“塔基用块石垒成，余六层系青砖筑就，底围14米，高约22米。”镇风塔的名字也许太过平常，于是乡里的耆宿就以“文昌帝君点魁之笔”的寓意，取名文笔峰，期望振乡邑文气多出人才。清康熙七年，地震让文笔峰震塌塔首，几度兴废，清咸丰年间再度重建，后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“文革”之中。

七层玲珑砖塔，在四百年的时光里伫立于荆山峡口之上，望淮水浩荡西来，风帆随浪。在上洪村村民口中，这座状如馒头的石山被称为“锥子山”，许多村民都能回忆起幼年时登上文笔峰玩耍的经历，他们还记得文笔峰一层有梯通往二层，二层之上没有塔室为实心塔身，无法攀登。

小涂山是涂山余脉，位于涂山主峰西南。延绵的象岭、狮子山和小涂山之麓，分布着上洪和下洪两个村庄，两个村的名字来源于禹王斩防风氏的古老传说，在荆山与涂山夹峙的淮河峡谷，至今还流传着断梅谷和水怪无支祁的兴风作浪故事。

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荆山左，涂山右，二山对峙，相为一脉。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泛滥为害，凿山为二以通之，今两崖间凿痕犹在。”

荆山峡，千里淮河第二峡。

淮水千里奔涌，在荆山南麓由南向西突然折转，与西来的茨淮新河汇聚，继而折向东北，沿荆山脚下奔流出荆涂两山夹峙的峡口，又汇涇河浩浩荡荡东流。

2000年，国家文物考古队在荆山峡东南5公里的禹会村，发掘出新石器文化禹城古文化遗址，禹会诸侯的神话传说有了实证，神秘的大禹终于从扑朔迷离的传说神坛上走下，回归到真实的历史的空间。在幽远的历史叙事中，禹的形象一直游走在亦神亦人之间，涂抹着神异的色彩，无法探寻到历史真相，荆涂山水间，有着太多关于禹的故事和遗迹，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典故，“候人兮兮”的南音祖调，诞生启王的台桑，追溯华夏的足迹，荆涂山水风流长。

在深秋的傍晚，上洪村有一处看夕阳的好地方，向晚的暮色里，日落西南，在上洪村淮畔远眺，茨淮新河与淮河交汇处，河面辽阔，此刻的淮河就是一个舞台，那一轮夕阳就是舞台的主角，长河落日瑰丽的乐章里，虽没有孤鹜齐飞的伴舞，轻曳的蒹葭却勾勒出荆山峡最美的剪影。

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无数的船舶驶过波浪滔天的荆山峡，数不清的文人仕官，驻足于涂荆的山色，他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走下船来，流连涂荆跌宕的峰峦，寻觅大禹遗迹，探访那些弥漫在深邃山壑的神秘传说，无数诗文书歌飘扬在荆涂的青山绿水间，被荆山峡下滔滔奔涌的淮河水吟咏了千年。

1375年洪武八年的秋天，朱元璋命宋濂扈从太子西幸中都，先游琅琊山，抵池河驿时，朱元璋派遣的内臣，送来一卷《濂梁古迹》，令宋濂访古书中古迹，宋濂连夜阅读，和太子说：“临濂古迹，唯涂荆二山最著。”继而中都之后，遂往涂、荆二山。

宋濂博识，朱元璋让其主修《元史》，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。宋濂《游涂荆二山记》，不仅可读作山水游记，亦是一篇绝佳的地理笔记，考证山水川风物，勘察历史遗迹，登涂山观神禹疏凿之踪，至荆山细察梁魏交斗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的城墙遗迹。细微之处，连行步之数，也一并记下，虽然时间过去了三百年，山河未改，地



圣泉

貌依存，如按图索骥把《游涂荆二山记》当本导游攻略，一路寻去，一定别有趣趣。

二

初秋，雾雨弥漫。

屹立于淮河西岸的荆山在轻盈的晨风中静静守候。山脚下的环城公路上车来车往，静寂的荆山顶隔着一段不远的距离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

我像一棵树，孤独地站在山坡上，背后是满山遍谷的坟茔，每家荒凉的土堆下都收藏着一个孤寂的魂灵，荆山不高，主峰海拔也只有258.4米，这二百多米的高度，是喧嚣与静寂的高度，是时间与红尘的距离。

在荆山上向南眺望，天河于东，茨淮新河从西与淮河三水交汇。北望涇水北来，穿过怀远县城中心，于城东汇入淮。

我依旧在山间寻觅，试图找到那段遗忘在荆山丛林间的古城墙。《怀远县志》记载：“城墙沿山势修筑，东起白乳泉，西至凤凰池，全长3500米。现旧城址尚存老城埂，墙基宽4米，残高1~2米。山顶启王宫西侧尚有城堞6个，堞高4.3米，宽10米。”荆山顶上建有一座电视塔，高高耸立的铁塔成了荆山的标志性建筑。铁塔南侧就是启王庙的遗址，启王庙据说初建于唐代，与涂山禹庙为同一时期所建。明景泰三年（1452年）在旧址重修，翌年建成了进深五楹的庙殿，历经五百年的风雨，1938年被日军的一把大火毁于废墟，而今寻不见片只残砖瓦砾。

启王庙遗址的土台，被一道铁门锁在护林员的院墙内，年近六十岁的护林员老王，就住在荆山脚下的靠山村，每天上午都要骑着电动车绕行环山道来护林院里，在院里小菜园忙碌一会。老王说，有一年山上建房屋，他在石头墙根的缝隙里捡到一枚铜钱，铜钱上有景德的字样，他拿给懂行的看过，是明朝景德年的钱，荆山顶上原来有一座烽火台，和老西门的一处烽火台遥相呼应，有一回，

还有人在山里捡到铁箭头，这么小，老王捏着手指比画给我看。

按着护林员老王的提示，我没有顺着电视塔围墙外的石阶一路下山，在石阶的分叉口向南边走向一条土石小道，小道的尽头无路可走，是危倾的岩崖。

远观荆山时，从来不觉荆山之大，身入山中，始觉峰峦起伏，绿意汹涌。站在山岩上，眺望着漫山野树和山洼里几间低矮的屋舍，我分辨不出哪里是一千年前古城墙的脊脉，山间散乱坟莹随山势层叠，同样是用荆山的花岗岩石围成护墓的墓墩。乱石堆垒的岩缝里，几枝淡紫色的抚锦古书里遗落的女子。我对生长在山间的草木是陌生的，许多我辨认不出名字，只能抓住它们柔软的身体，在山岩间上下攀爬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荆山峡是北魏与晋争夺的重要的水上通道。天监十五年（516年）的春天，梁武帝一意孤行在淮河下游筑浮山堰，在此之前先建荆山堰，荆山距魏军重镇寿阳近，魏军得知消息，派兵阻挠，在荆山峡筑堰的计划实施不成，梁武帝遂在下游浮山峡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建起了南北长达九里，总高48米，当时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工土石坝，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灾难。明代文臣宋濂至荆山，见到梁魏战争时就山筑堰以灌寿春的遗迹，在斑斑遗迹前“缅想南北战争屯戍处，感慨者久之。”

荆山峡下的涇口，在唐代时是漕运繁忙的水道，那时候，涇河水还是在今天涇口东8公里的淮河闸北岸入淮，古涇口驻扎护军，筑有两城拱卫。中唐以后，洪水裹挟的泥沙逐渐堵塞了河道，涇河水道分流从荆山头龟山向东入淮，涇口古城湮没。

五代十国，淮河成为南北对峙的重要分界线。到了南宋，宋金双方签订合约，南宋与金隔淮对峙，南宋建怀远军，荆山峡复成南宋朝廷抵御金兵的前线阵地。

我没有寻觅到散落在荆山岭间残存的南宋古墙，返回到山顶，电视塔围墙西侧有一条通往凤凰池的小路，路边一段被荒草遮掩的花岗石

墙埂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里就是县志上记载的“墙基宽4米，残高1~2米”的那段老城埂。

纷乱的战争是荆山峡的前世，遥想当年大禹披荆斩棘，手持木耜疏淮的艰难，他不会想到劈山导淮的荆山峡，会成为对峙的烽烟阵地。

三

元祐七年（1092年），那年苏东坡57岁，历经了乌台诗案十三年之后，苏东坡的仕途将达到他人生的顶峰。二月底，苏轼一行从颍州出发途经濠州时，恰逢阴历三月三上巳日。三月三自古就有滨水祓禊的民间习俗。苏东坡携两子苏迨、苏过登涂荆二山寻幽访古，这是苏东坡相隔二十二年后，第二次游览涂山，在《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涂荆二山记所见》的这首诗里，东坡写道“荆山碧相照，楚水清可乱。别人有余坑，美石肖温瓚。龟泉木杪出，牛乳石池漫。”东坡诗有自注：“色白而甘，真陆羽所谓石池漫流者。”荆山上的白乳泉，从此改名为白乳泉，随着苏轼的诗歌广为传咏，荆山北麓的天下第七泉，为时人所知。

涂荆二山有多处涌泉，涂山山巅禹王宫西南侧山下，就有一处被誉为天下第四泉的圣泉。宋至元明时，地方官曾在此建祠造亭，祭神祈雨。禹庙西北处还有玉液泉，而今两泉尚未枯竭。

明代宋濂徒步涂山时，记下“复二里所，微径，复入灌莽，抵崖罅，贮泉一泓，味甘甘，覆以生茨。”圣泉位于涂山禹庙石崖之下，泉水正是由岩壁间渗入，宋濂所见应是此处。

关于白乳泉，《蚌埠市志》中有一段介绍“白乳泉平时清澈透明，雨后涌流，尤其是滂沱大雨之后，泉的涌水量增大，泉水发白。”荆涂山间沟壑晴日里无流水，雨后方见山溪在沟涧奔涌，泉水多清冽，乳泉当是奇观。

沿着白乳泉后的山径行走，榴林环抱间有卞和洞，楚人卞和得宝献璞惨遭楚王刑，藏身于青螺古洞归老荆山。璞玉终成和氏璧，而献玉人却不知归处，“而今卞氏何处？岁岁桃红洞口南”，这是明代怀远知县经仁恒，凭吊卞和洞的惆怅喟叹。

桃红去了，又到了秋天，荆山峡两岸成片的榴林，正孕育着一场丰收喜悦，就要到采石榴的季节。

怀远石榴的种植始于唐，到清朝初年，榴花已开遍涂荆二山，现在怀远石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没有来过怀远的人，先知道的是怀远的石榴。

荆山峡，大禹劈山导淮传说在这里流传了四千年，上世纪70年代，人定胜天的信念让劈山导淮真正成为人间现实。今天行走在下洪村滨河的村道上，依然可以看到路边岩壁的悬岩巨石，那就是1973年炸石开山，拓宽荆山峡工程留下的遗迹。

2004年12月27日，横跨淮河连接两岸的荆涂淮河大桥，正式通车，结束了涂荆两山隔河相望的历史。波浪滔天的荆山峡从此变通途，历史的风景再次被重新书写，禹风流韵的荆山峡，淮水浩荡，长风悠扬。

小南山

生活小景

丰收院里的国庆节

□马亚伟

在我的家乡，国庆节正值秋收之际，所以我们的国庆节欢乐又喜庆。

我小时候每年都要放秋假，为的是让孩子们参与到秋收中。秋高气爽，五谷飘香。国庆节之前，秋收已经开始了。田里的庄稼被一点点运回了家，堆到院子里。农家小院突然“人驻”了这么多贵客，顿时变得热闹非常，几乎要把小院挤爆。母亲在院子里喊着：“高粱收回来了，院子里这么挤，往哪儿放啊？”父亲回答道：“南墙根已经堆满了豆子，屋檐下还有花生、南瓜、红薯，都堆成堆了，可真是没地方了！”他们表面上抱怨院子太小，其实是暗喜收获太多，有点类似现在的“凡尔赛文学”，用抱怨的语气来炫耀。母亲和父亲脸上的表情特别有趣，喜悦、满足、得意，想掩饰也掩饰不住。

我说：“咱们的院子应该叫丰收院，瞧这满满当当的都是丰收的果实！”父亲很满意我的说法，哈哈地笑着说：“对，丰收院！”丰收院中间是一个高高的玉米堆，小山一样壮观。玉米棒子连皮掰回了家，我们一般利用晚上的时间坐在院子里剥玉米。一家人围在玉米堆旁边，在劳动中庆丰收年，在欢乐中过国庆节。

十月金秋，喜迎国庆。国庆节我们一整天都在田里忙着秋收，到了晚上，终于可以好好过个节了。父亲指挥我们姐妹剥玉米，这活儿一点也不累，还很有趣。我们一边剥一边聊天，母亲则在一旁忙着给我们准备煮花生、煮玉米等好吃的。父亲总要先说几句，给节日定一个基调：“现在咱们的日子好过了，粮食年年大丰收，吃喝不愁，这样的好日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啊！咱老百姓都盼着国家越来越强大，日子越来越好。今儿国庆节，正赶上大丰收，高兴！”妹妹抢着说：

“爸，我觉得国庆节是香味的，每年的国庆节咱们都过得香喷喷的，我都闻到煮花生的香味儿了！”妹妹幼稚的话逗得我们都笑起来。

父亲给我们讲起他小时候的故事，很有忆苦思甜的味道。我忍不住唱起来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。我们站在高高的玉米堆上面，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我把歌词改了。妹妹在我的带动下，也跟着唱起来。连一旁忙碌的母亲，也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。丰收院里的国庆节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

不一会儿，母亲把美食都准备好了，我们的劳动任务也完成了。家人围坐，品尝美味，尽享丰收果实的味道。父亲和母亲笑着说，我和妹妹唱着跳着，我们的国庆节过得喜气洋洋。多年来，那种家人团聚享受幸福的温馨一幕，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底色，带给我一生绵延不绝的温情。

这样的国庆节，我们一过就是十几年。到了1990年，父亲开始种一些果树增加收入。苹果、梨子、核桃，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就都熟了。丰收院里的果实种类越来越多，国庆节越来越喜庆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。到2000年的时候，田里的庄稼开始用机器收。我家也用了收玉米的机器，不用在院子里剥玉米了。我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准备一桌丰盛的“国庆宴”，国庆节也越来越隆重盛大。时光的车轮又碾过了二十多年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些年里，我们几乎每年国庆节都要回老家过。

丰收院里的国庆节，是我儿时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幕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依旧。这些年里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丰收院里的国庆节也越来越有味道。



垓下菊花 杜宏云 摄